

學者必須寫作：如何向國際期刊投稿？

陸洛*

溝通是促成良好研究的基本能力之一。Barrass (1978) 曾指出，「(所謂的) 科學文獻實則是科學家之間溝通的永久紀錄，亦是一部科學史，其記載了真理，記載了觀察和觀點，也記載了被忽略的、被需索的，經得起後續觀察與實驗的假設。科學是不懈的努力，一項研究的終點可能是另一項研究的起點。所以，**科學家必須寫作**！如此，他們的發現才能為人所知」(p.25)。同樣的，「著書立說」亦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期許。然則，在現今的國際學術環境中，處於邊陲地帶的華人學者必須以英文撰寫發表論文，將其發現或建構的知識傳播出去，才有可能在學術核心地帶引發注意、討論及迴響。只是，以非母語寫作並闡揚學理談何容易！將投稿國際期刊視為畏途的人不在少數，即便勉強為之，也常言不及義，有與英語世界讀者溝通不易之憾。有鑒於此，本文拋磚引玉，主要以心理學領域為例，將個人向國際期刊投稿的點滴心得與大家分享，期能引發華人學術圈內更多的交流與經驗傳承，並以團體之力更有效、更快速地走入國際學術圈的核心。

一、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不管是中國古訓，還是現代的溝通理論，皆強調對己對人的深刻了解是培養良好互動或克敵制勝的關鍵所在。以下即就知己與知彼兩方面分別說明。

(一) 知己所長

就學術溝通而言，個人的學術養成背景、研究興趣、方法取向，乃至語言駕馭能力，都會對溝通效果產生影響，概述如下：

1. 學術養成背景

在個人的學術養成歷程中，博士論文階段的訓練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此

*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教授，E-mail: luolu@ntu.edu.tw

時也正是很多人首次以獨立研究者的身分進入學術圈，尋找並認同一個學術團體，進而受其教化的關鍵時期。例如，留學英國的博士生，不僅較習慣英國式英語，也較熟悉英國學術圈的人和事，包括某領域中的研究泰斗、獨占鰲頭的研究團體，以及頗具聲望的期刊雜誌等等。這些養成訓練所隱含的背景知識，使他（她）在投稿英國期刊時較易與之契合，也可能因其字裡行間所流露的「英國味」而得到期刊的青睞。雖然此種「好感」可能並非理性和自覺的產物，卻是確實存在並有影響力的。當然，如果這位留學英國的學者投稿至美國的期刊，此等「優勢」便不復存在了。

2. 研究興趣

研究興趣不僅是一種學術承諾，也是一種自我認同和社會角色的扮演。雖然隨著科學的進步與理論思潮的變遷，學術研究的跨學科整合趨勢日益明顯，然而個人的學術養成及研究興趣依然是個人學術活動得以展開的「文化脈絡」。同樣地，對學術社群而言，共同的研究興趣和關懷也是社群認同的標竿，無形的學科（門）疆界尚存，而期刊定位及維持此定位的運作（如審稿歷程），則是此疆界的具體表現。因此，認清自己的研究興趣，當可避免因「誤闖」其他追求不同研究旨趣的學術社群而招致不必要的挫敗。例如：*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實際上只接受以臨床（精神）病人為對象的研究論文，雖此「規定」從未訴諸文字，卻是該期刊編輯委員會共有的默契。若某位學者的研究主題有關壓力和健康，但其對象卻是一般民眾（正常人）的心理適應歷程，則他（她）應清楚知道其研究非屬狹義的臨床心理學範疇，故不宜投稿至前述的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 方法取向

雖然學術研究的方法取向日益多元，但不同研究典範間的融合仍是有待追求的理想。秉持不同研究取向的學術社群涇渭分明，各有自己的論壇和發表空間（期刊），所以投稿前先確定自己的研究典範和方法旨趣，才不會入錯門、找錯人。例如，一旦確認了自己的方法取向是以現象學為哲學基礎的質性研究法，要為自己的作品找到發表的空間其實也不難，如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便相當歡迎此類的研究論文。

4. 語言能力

語言和其他能力一樣存在著極大的個別差異，先誠實而理性地評估自己的英語能力，才能採取適當且有效的手段來揚長避短。若習慣使用的是英國

式英語，慣用冗長的句子、複雜的語法結構、深奧艱澀的字彙、被動式的語態以及迂迴型的溝通，則最好考慮投稿英國期刊而非美國期刊。若自認英語表達能力不盡理想，不妨在成文後先請雙語或英語流利的友人幫忙潤飾，再行投稿。若此「顧問」本身具有相關的專業知識背景和豐富的論文撰寫經驗則更佳。

(二) 知彼所好

論文發表並非研究者單方面的努力即可達成，而是一個雙向溝通的過程及結果。因此，找對溝通的對象，找到雙方共同的語言、興趣及背景便是成功溝通的良好開端。是故，了解期刊的創設背景、學術特色、聲望地位，以及其運作政策，即能投其所好，為自己的作品找到發聲的管道了。

1. 創設背景

每份期刊均有其身家背景，約略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國際性學會的刊物，如人格心理學中頗具聲望的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即是英國知名的特質論人格心理學家 Hans Eysenck 所發起的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SSID) 之會刊，而 Eysenck 為創始主編，且長期主導該期刊的學術活動和日常運作，其地位備受推崇，影響亦深植於該刊的「潛意識」裡。不難想像，一篇以特質論—尤其是 Eysenck 的人格三因素論—為理論取向而展開論述的論文較易與該刊「投緣」了。當然，並非每個國際性學會都有如此強勢的開創者，大部份的國際性學會仍是民主運作、輪流執政的，如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Stress (ISIS) 的會刊 *Stress*，其編委即採任期制。不過 ISIS 的宗旨在於整合有關壓力的臨床和基礎研究，特別是壓力的生物基礎及各項壓力相關疾病的管理。是故，投稿 *Stress* 或與 ISIS 頗有淵源的 *Stress & Health* 的論文若忽略壓力的生物層面，獲得青睞的機會恐怕不高。

第二類的期刊是地區性學會的刊物，如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和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BPS) 旗下的眾多刊物，當中涵蓋了心理學的各分支領域。雖然這些期刊都強調其國際性願景，但若與英、美學術圈無任何淵源，加上這些期刊的自我期許極高，如 BPS 旗下的刊物退稿率每年維持在 70%~80% 之間，而 APA 期刊的退稿率更可高達 90% 以上，投稿的難度可見一斑。

第三類的期刊是一些大型學術出版社編印發行的學術期刊，數量浩若星

河且不斷有新的刊物問世。整體而言，這類刊物以跨科際整合的居多，也有不少是針對某一主題的學術論壇。就品質與專業水準而言，這類期刊良莠不齊，但若大浪淘沙，亦可挑出其中頗具水準和聲望的刊物當作可能的出版園地。例如 Sage 出版的 *Human Relation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及 Wiley 出版的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都是國際上相當知名的刊物。

2. 學術特色

每份期刊因其不同的創設背景、歷史沿革和自我期許發展出迥異的「期刊文化」，表現在其國際觀、開放度、偏好等方面，而成爲我們了解各期刊的指標。就國際觀而言，前述第一類的國際性學會刊物，通常最具編委和論文來源國際化的特質。例如 ISIS 和 ISSID 均積極在世界各地徵募會員，也不乏身處國際學術邊緣地區的專家學者加入其刊物的編審體系。另外這些學會定期舉行的全球性國際會議亦吸引各地的學者參與交流，期間所發表的論文有相當大一部分最終會在學會的相關刊物上付梓。也因為頻繁的國際交流，這些刊物對來自不同文化脈絡的研究及論述較具開放度和包容性。

經過長期的探索和思考，期刊也大都有自己的偏好，有時明言於「投稿須知」或刊物背景介紹中，但有時僅是編委會的默契而已。例如，*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便明確宣示歡迎理論性、方法論及綜論性的文章；*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則特別闢了一個跨文化研究的專欄，並聲明鼓勵田野研究的論文投稿；而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則不僅表明歡迎新人及研究生投稿，還特別優惠他們可以多一次評審的機會，這份期刊也明文表示偏好質性研究的論文。凡此種種的期刊偏好，都應納入投稿的決策歷程中細加考量。

3. 聲望地位

學術聲望地位是個多面向且相當複雜的概念，很難完全客觀地評量。但近年來國際學術圈還是漸漸凝聚了某些共識，如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和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 已漸漸成爲一種相對客觀的期刊學術水準評量標竿：不僅評量學者的研究成果時多以 SCI 或 SSCI 爲參考依據，各期刊也以進入或維持在 SCI 和 SSCI 中的排名爲重要目標。故決定投稿時也應注意期刊的聲望地位。

但是，勉強將一個主觀的現象定量化、客觀化，難免會有捉襟見肘的窘

境和遺珠之憾。因此決定投稿對象時，除了查詢期刊在 SCI 或 SSCI 中的排名之外，也可考慮傳統的指標。例如：APA 和 BPS 的期刊都有完整的評審制度，嚴格的品質控制，廣泛的讀者群，以及確立的學術地位及公信力，有些雖然未進入 SCI 或 SSCI 的排行榜，但其指標性不容小覷。

4. 運作政策

每份期刊除了寫給作者的「投稿須知」及刊物背景介紹等公開的資訊外，尚有一套編審的運作政策，有時是編委會討論後的共識或默契，有時則是主編秉持的理念和原則。例如，上述之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不歡迎以非病人為對象的研究論文，即屬此例。當然，有些期刊是開誠佈公地明列其「排外條款」，如 *Journal of Personality* 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都明言不收以單純量表編制或信效度檢驗為主的文章。另外，*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也明確規定論文必須是針對兩個以上可清楚界定的文化團體所做的研究，不接受同一國家中少數民族的比較性研究。

綜上所述，投稿國際學術期刊前的準備工作實不容忽視，除了了解自己的定位、特色和優勢，亦須了解期刊的背景、屬性、偏好和政策，然後以己之長投其所好，成功契合便不遠矣。

二、培養關係，建立網絡

華人社會中流行的「有關係，就沒關係」之說，外國人或許不解其奧妙，但關係運作和圈子文化在西方社會一樣存在，學術期刊亦然。那麼，身處學術邊陲的華人學者如何能從「沒關係」到「有關係」？靠的自然不是套關係、拉關係及加強關係等一系列的運作了。

首先，師出名門是建立關係的捷徑之一。若學位論文的指導教授係一方泰斗，則聯名發表論文時的 ISO 認證效應，便足以引起期刊主編及評審的注意甚至好感。師從名家不僅能學業精進，更能快速融入學術圈的權力核心。如果撰寫學位論文期間無此榮幸，也可在日後找機會向名師請教以建立關係。

其次，投其所好是培養好感的不二法門。既已知己知彼，投緣合契即非難事。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之理會，使人對喜歡自己(的期刊)的人產生喜歡之情，此乃相知相惜，人之常情而已。所以將適宜的文章投給期刊，主編遲早會注意到你的。

第三，長期奮戰是加強關係的必要手段。品牌有忠誠度的現象，期刊亦

然。若將同一主題的系列性論文投至同一期刊，不僅可以量取勝加深主編及讀者的印象，也藉此機會創造信任與合作的關係，並以持續投稿表達對期刊理念及學術追求的認同與支持。

最後，若有真才實料，配合前述方法努力不懈，主編終將發現瑰寶並將之納入權力體系。易言之，主編會邀請資深投稿作者擔任評審委員，而長期就某一主題投稿的作者更容易成為主編心目中該領域的意見領袖。此時，提供服務便是維繫與期刊良好合作關係的不二法門。守時守約、認真公正、客觀理性、專業具體等標準，是學術期刊守門人應有的自我期許，而協助推廣期刊也是一項可貴的服務。經過上述種種努力，從邊緣到核心，從陌生到熟悉，在國際學術論壇發聲，實際上也是一場關係遊戲。這對於生活在關係之中的華人，應是駕輕就熟、如魚得水的吧。

三、加強實力，更上層樓

單靠機巧，或許能抓到機會表現，但要永續經營，則不僅要有真才實料，還要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主要是專業與語言能力。

就學術能力而言，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本土觀，是在國際學術舞台上引人注意並握有發言權的利器。來自學術邊緣的東方，並非全然利空。如果我們能做好本土的研究，清楚明白闡述自己的觀點，其實正滿足了西方人一窺「神秘的東方」的強烈好奇心。所以本土的資料若能鑲嵌在豐厚的脈絡中，對他們是極具吸引力的，前提是我們的本土研究必須先符合「好的研究」的條件，這便需要專業能力的補強。

欲將本土研究國際化，除了學術專精外，國際觀的養成亦十分重要。了解國際學術圈的潮流與脈動、關注及興趣，方能找到適切的涉入點，並與之對話，甚而對之發生影響。例如，近來西方學界對於「文化」的興趣方興未艾，任何富含文化意涵的研究都極易引起迴響與共鳴。

當然，所有的專業努力都必須以語言為媒介來呈現，而加強英語能力的關鍵，實非以英語寫作，而是「以英語思考」，且應了解東西方思維與表達方式的差異，在英文寫作時，嘗試用西方人的頭腦來思考。其一，華人寫作喜廣徵博引，以示家學淵博，亦以名人之說強化自信心，結果，起承轉接、迂迴曲折、層層包裹之後，西方讀者早已頭昏眼花，卻仍不得要領。其實，西方的學術論文強調研究者的主體性，將問題解釋清楚，觀點說明白就好，

大可不必玩「老師說」的遊戲。其二，英語寫作直截了當，開門見山，每個段落的第一句話往往即是該段的主旨，最後一句則是該段的結論，與中文寫作的習慣有所不同。總的來說，原則便是：簡單、直接、清楚、俐落。

其次，語言能力的精進不僅要靠練習，更要經過思考。於此，「借腦原則」十分合用，即借他山之石，在平日閱讀專業文獻時養成習慣，除了吸收新知，也需注意別人的行文鋪陳，架構設置，乃至遣詞用字。積跬步而至千里，長期努力必有成效。

最後，在寫作時牢記同理心的原則，以「讀者取向」為要旨，凡別人看不懂的不寫，即便是文獻引證也盡量避免直接引用古籍，最好引用英文版的加工資料，以增加文化經典的可近性。

知己知彼，培養關係，加強實力，其實是一個從認知到實踐的過程，且是不斷往復、持續發展的歷程。每個人在其中都會有自己的體認和感受，本文記載的只是個人的點滴經驗，本不足與人道也，但若能成為前車之鑑，賦予個人甘苦另一種存在的價值，亦是一件樂事了。

參考文獻

Barrass, R. (1978). *Scientist must write*. London: Chapman & Hall.